



【核心阅读】

什么是优雅美好的生活?干净整洁的环境,彬彬有礼的举止……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目光所及往往是杂乱的街道,不文明的语言,没教养的行为。美化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生活美化,我们才能振作,才能自信,才能自尊。美的状态需要全社会的共识、默契与努力,同时还需要对社会规范与法律的信任。内心没有疑虑,才优雅得起来。



刘悦笛



黄顺江



金兼斌

一个美好的世界首先必须在感官上得到我们的认可。美是面对世界时,人类所能期望拥有的、唯一的力量。我们需要经常反思什么是美育、美育的灵魂是什么。

用美塑造我们的精神

■本报记者 洪蔚

什么是美?在中国的大小城市,我们常常可看到这样的景象:清晨,居民穿着睡衣睡裤、蓬头垢面地走在嘈杂的街巷中,赶去买早点;一幢又一幢的建筑物,无视与周围环境的协调,一意孤行地拔地而起……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这样匆匆忙忙、灰头土脸地前行着,将美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被感官拒绝的世界

面对美的陷落,国学大师叶曼在《智慧人生》一书中,将中国比喻为“有根基的大破落户”,但是,“我们忘记了竹篱茅舍苔痕侵阶的幽美,窗明几净纤尘不染的洁美,蝉鸣树间蛩泣隅角的静美。”

对于美的价值,美国经济学家舒马赫说得很好:“作为一个人,我如果从未听说过热力学第二定律,我错过了什么?答案是什么也没错过。那么如果我从未知悉莎士比亚的著作,我又错过了什么?我错过了我的生命。”

美是人类的天性,一位现代诗人曾经说:“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生物。”因此,一些哲学家认为,一个美好的世界首先必须在感官上得到我们的认可。但是,“人常常为了获得什么,忘记了自己身为人的本质。”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正是这种得不到“感官认可”的事物,为了“获得”,被盲目地催生出来,并执着地存在着,使我们离美好的世界,越行越远。

在谈到美与幸福的关系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美学家徐岱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人首先是审美的人,其次才是伦理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用美好的事物,比如“明月”,寄托美好的憧憬与理想。而处理好两者间的关系,也会为健康、幸福的生活提供保障。

对于美化我们的生活,叶曼写道:“我们是

穷怕了的”,“谈到美化生活,我们总有些越俎不前,因为美化使我们联想到两件事,第一美化是要花钱的,第二美化并非急需和实用的。”然而,“其实常常只要花少许钱,多用几分心思”,就可以做到的。

“心思”是一种对美的判断和追求,在这个问题上,叶曼自己也有些困惑,她描述了这样一个女人:“脂粉盖脸,头发烫成洗衣板子,满头满手珠光宝气,身上紧绷着绣花绣珠的亮光缎子”。这位女子显然与“睡美睡裤”不同,她花了很多心思,却得不到叶曼的“感官认可”,反而让她“欲哭无泪”。在如何培养美的心思上,美学家们对中国当代美学教育,表示出极大的忧虑。

一个常见的误判认为,美就是“风花雪月”,美学教育不过是从小学点“琴棋书画”的技能。这就是美育吗?不久前,在一个美学家的论坛上,美学专家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对当代美育,美学家们表示,作为教育者,他们忽略了美育的核心——塑造精神。

一堆心灵的瓦砾

在美学教育上,早在先秦时期,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美育思想萌芽,对后世美学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美学思想的核心是美与善的统一,强调美育的教化功能。老子美学思想的核心是美与真的统一,强调自然之美,在自然中得到感悟。

尽管中国有着优秀美育传统,但是,美育作为教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地被提倡、论证,并广泛付诸实践,还是在近代才开始的。

著名学者、思想家王国维,率先将美育置于教育学角度论述,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第一次。他将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相提并论,明确提出美育是培养“完全之人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他认为,美育可以调和“人的感情,使人的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明确将美育列入教育

方针,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五四至抗战前的学校美术教育,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在蔡元培等一代人的努力下,把西方美术中的新理念,引进中小学美术教育,开创了“技”、“艺”并举的局面。

在探讨当代美学教育的缺失时,徐岱说,之所以美学教育在中国还没有成功开展起来,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教育者还是把美育也当成了知识培训。

不仅如此,四川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天道更透彻地分析认为:“目前的学校美育,存在着许多与美育精神不和谐的音调:一些学校将美育当做向外人展示成绩的应景事物,而不做日常性工作,不肯下实在的功夫;一些教师只着眼于培养少数艺术尖子,而将美育对全体学生的心性陶冶的根本任务置之不顾;更有甚者,在一些学校的美育活动中,学生完全被视为成人利用的工具而存在,被玩弄于股掌之中,毫无自由可言。”

因此,人们不禁会问,这样的美育,能承担起培养“完全之人物”的责任吗?能陶冶出美化生活的“心思”吗?对此,李天道表示,扎实的美育需要我们经常反思什么是美育、美育的灵魂是什么,这样抽象但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否则,“在表面的热闹闹闹之后,剩下的只是一堆心灵的瓦砾”。

审美精神:人性的升华

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巨变、人格的异化,使“人的审美力发展问题,显现出从未有过的重要性。”李天道说。因此,在现代化背景下,探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美学教育时,很多美学家把视野投向了在当代美学理论与实践中,比我们走得更早、更远的西方美学。

早在200多年前,德国诗人席勒写下了《美学教育书简》一书,从审美的角度,对启蒙运动

以来的现代性,进行了反思性批判。在席勒看来,现代社会中“人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培养成了碎片”。他认为,培养审美精神,是解决这一现代化困境、还原人的完整性的唯一途径。

席勒的思想对我国思想界影响深远,他在200多年前写下的话,对当代中国有着极强的现实批判性。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周宪在为《美学教育书简》中文版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它是)今天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现实困境的真实写照。”

把美育做唯一途径的不仅仅是席勒,197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希腊诗人埃利蒂斯在获奖的致辞中说:“美是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通向未知领域的,并实现自我超越。”

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罗蒂,将美育看做:“面对世界时,人类所能期望拥有的、唯一的力量。”他在晚年憧憬着,未来世界里“诗的胜利”。

面对工具理性主宰的现代化世界,席勒主张非功利的审美教育,周宪评价说:“席勒所说的审美教育,决非一个技能性或知识性的传授过程,而是一个哲学精神层面的教化与升华。”

针对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美育困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学博士陈敏认为:“不妨从席勒的美育理论中寻找解决的方法。”对于教育,席勒严厉地指出“培养个别的力,就必须牺牲这些力的完整性,这肯定是错误的”,这恰恰切中了我国当代美育的痼疾。

以“人之为人:美育学价值论”为题,徐岱写下了一篇论美育价值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对能否实现“诗的胜利”表示出了某种忧虑。在文章的结尾,他写道:“如果越来越不被重视的美育实践,最终从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销声匿迹”,这个世界可能会被“非人”的世界所主宰,“这肯定不是一个让人欢欣鼓舞的局面,就让我们一起祈祷并努力,让这样的局面不至于成为现实”。

当今中国应倡导“公民美育”与“社会美育”来保护文化的成长。审美不仅是一种文明素养,也是一种文化人权。

为中国找回“生活美学”

■本报记者 王剑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刘悦笛,近年来致力于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就“生活美学”以及如何提高公民的审美素养等问题对他进行了采访。

《中国科学报》: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不美的因素和现象,比如:粗俗的言行举止,脏乱差的环境等等,这类现象说明了什么?

刘悦笛:这类现象说明当今中国应倡导“公民美育”与“社会美育”来保护文化的成长。审美不仅是一种文明素养,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人权。

“公民美育”是说,审美能力应该成为公民的基本素质之一,审美本身也是一种人权,属于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没有相应审美素质的人群,即便面对好的文化艺术也不能参与其中,这就需要在保证审美作为人人分享的权利的同时,推动民众的基本审美素养的培养。

同样,“社会美育”的基本诉求是,要求审美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感性尺度,保护环境只是伦理诉求,但是环境是否美化则是更高级的标准,审美是社会发展的标杆。

审美不仅可以成为衡量环境优劣的高级标准,而且也可以作为衡量我们日常生活质量的中心标志。美学拥有改变世界的能量,审美化的生活是改变世界的高级标尺。审美不仅可以作

为社会进步的标尺,同样也是生活品质的基本标准。

《中国科学报》:如何增加我们生活中的审美因素,美化我们的生活?

刘悦笛:我给每个公民的建议就是,要做“生活艺术家”。做我们自己的生活艺术家,像艺术家创造艺术品一样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更简单地讲,生活艺术家是将人生作为艺术,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

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而言,谁不想生活得更美好呢?所谓美好的生活,我觉得起码应包括两个维度,一个就是“好的生活”,另一个则是“美的生活”。好的生活是美生活的现实基础,美的生活则是好的生活的高度升华。好的生活毫无疑问就是有“质量”的社会,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需求;而美的生活,则有更高的标准,因为它是有“品质”的生活,民众在这种生活方式当中要获得更多的审美享受。但无论是高质量的还是有品质的社会,它们最终都指向了“幸福”的生活。

人的幸福其实就是个美学问题,也就是生活美学问题。我们要积极地向着感性的生活世界开放,要将审美观照、审美参与综合起来以完善我们的生活经验。只有成为生活的“艺术家”,艺术与审美才能回到生活的原真状态。

《中国科学报》:您一直倡导“生活美学”,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

刘悦笛:简单说来,我所提出的“生活美学”,就是一种回归生活的新美学,它力主审美活动回到现实世界。美是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不是超越生活并与生活绝缘的存在。

美学要回到广阔生活,生活要与审美联通,那么,生活美学就要着力发掘生活世界的审美价值,提升生活经验的审美品格,增进当代公民的人生幸福。美是让人“乐活”的,美的过程就是一种健康与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美的体验正是衡量这种生活质量的感性指标。然而,这种贴近生活本源的乐活方式,还有“艺活”的更高形态,由此进入美境方能助人走向艺术化的生活。乐活偏重于身体,艺活侧重于心灵,从乐活到艺活之升华,便能塑造出身心合体的生活审美境界。

目前,从全球到中国的美学界,都在实现着一种生活论转向。美学从原本关注艺术,进而聚焦环境,到如今则回到生活了。

《中国科学报》:当代中国人的审美与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悦笛:中国的生活美学传统是个始终未断裂的传统,就像制度儒家与理论儒学在20世纪被屡次颠覆,而生活儒学仍存在于百姓日用之内而不知那样。中国古典美学就是原生态的生活美学传统,从而形成了一种“忧乐圆融”的中国人的生活艺术。从诗情画意到文人之美,从笔砚纸墨到文房之美,从琴棋书石到赏玩之美,

民间俚语借助社会媒体,显示了更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因为这些看似粗俗的表述,其流行背后,是有具体的社会现实情绪和生活感受作为基础的。

从去年年中开始,“屌丝”一词在网上迅速流行,并形成了一股“屌丝文化”。不久前,导演冯小刚发微博直斥使用“屌丝”这个词是“自贱”。上个月出现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屌丝”网游广告被美方停止播出。

屌丝、高富帅、白富美等词的流行,是否意味着汉语的粗俗化?其背后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心态?为此,《中国科学报》采访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顺江。

《中国科学报》:据了解,在美国广告、传媒界有规定,一些俚语以及不雅之词不允许出现。对此您怎么看?

金兼斌:我没有专门去研究过美国传媒界是否有相应规定。但我很赞成这样的“规定”,即在面向大众的媒体上,尤其是电视、报纸上,不雅之词或能产生不雅联想的表述,通常应该慎用。

黄顺江:广播、电视、报纸、广告等正规文化传播媒体不使用不规范用语,是对的。这是原则,应该坚持下去,这样才能引导大众文化向着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

《中国科学报》:屌丝一词的流行反映了人们怎样的心态?

金兼斌:我想更多的是通过自嘲来表达对自己生活现状、境况的不满、不甘,也可看做是对社会不公或者社会提供的个人发展环境的一种变相控诉。

黄顺江:我认为,“屌丝”一类的词语是当今我国社会矛盾状况的反映。发展很不均衡,收入差距大,社会群体产生了巨大分异。少部分人变成了“高富帅”,“白富美”一族,而大部分人则成了“穷矮丑”之类。这就是社会分层。居于下层的广大民众,内心必定会积存很多不满,发牢骚的话会经常说出来。

另一方面,我国当前一个现实问题是社会阶层固化。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改革进程只有在市场化方面有深层次的推进,而在社会结构上却趋于凝固。例如,户籍制度基本上没有放松,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仍然受到限制,农民的孩子再努力也是农民。一个人要想在官场上得到晋升,必须有强硬的后台。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经商做生意,也需要有关系。这些关系,当然也是居于社会上层。这就使得社会上层成了利益集团。处于下层的广大民众,无论怎么努力,都难以改变自己的处境。“屌丝”之类用语的流行,反映了人们不满于现实社会,尤其是不满于自身现状但又无力改变的无奈心态。事实上,这是广大民众尤其是年轻人通过自我矮化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其内在的心理是,一方面通过承认自己的现实窘境来自我强化必须安于现状的认知,同时又迫切期望改变现状,内含着一种寻求变革的精神。

《中国科学报》:屌丝、白富美、高富帅等词在网上的流行,是否说明汉语正变得越来越粗俗化?

金兼斌:应该说人们使用语言正变得越来越情景化、多样化。语言的使用场合、方式的翻新和创新,都是一种进步,并不都是往粗俗方向演变。优雅的汉语仍然大有市场,牢牢占据着诸多重要、正式的交流场景,仍是主流,而且汉语高雅、优雅的一面,也在不断拓展。但社会媒体的发展,的确让原先缺乏显示度、只存在于市井之中的诸多俗语在社会媒体平台上大行其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

黄顺江:网络文化事实上是大众文化。作为大众文化,就不可能做到用语非常规范。屌丝、白富美、高富帅等词汇在网上的流行,甚至形成热潮,基本上是大众情绪化的表达方式。但这不代表主流文化的方向,不能说是汉语变得粗俗化,只能说汉语更大众化了。

《中国科学报》:上述这些词语均从经济能力、外表等方面对人进行评判,这说明了怎样的社会现状?

金兼斌:不能因为屌丝、白富美、高富帅等词的流行,就认为社会正变得肤浅与世俗。不同的时代,不同生活状况的人只不过有属于那个时代、环境的表达方式而已。或许我们可以说,民间俚语借助社会媒体,显示了更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因为这些看似粗俗的表述,其流行背后,是有具体的社会现实情绪和生活感受作为基础的,不完全是不着调的插科打诨。

黄顺江:屌丝、白富美、高富帅等词语,的确都是从经济能力和外表等方面来对人进行评判的。这些词语的流行,正说明当前社会分化严重,民众中积累的不满情绪较多。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词语的流行,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正是因为社会发展了,广大民众才有了发言权,并通过网络将自己的思想和言论传播出来。这些流行词语虽然有些肤浅与世俗,但这是社会真实状况的反映。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进程的推进,使得广大民众有了更多表达自己的机会和途径。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发展。

当然,白富美、高富帅这些词汇也说明了社会上一种不健康的文化潮流。高消费,讲排场,炫耀,厌恶劳动,鄙视社会下层。这些思想意识,都是不健康的。包括“屌丝”一词,多少也有点消极的心态。所以,主流媒体应对这些思想意识进行引导。

网络俚语反映社会现实

■本报实习生 姜天海